

第十二回 掩樓房喜生貴子 遭毒棒氣死憨郎

卻說玉娘別了文新，回到家中。黃公夫婦見女兒為文新不樂，恐怕她苦壞身子，和夫人勸慰了一番，吩咐翠樓好生服侍小姐，又叫一個小丫頭巧兒，撥她上樓去用。玉娘悶悶的和翠樓上樓，到了房中，吞聲吐氣。日復一日，玉娘忽然起個噁心咽酸毛病起來。翠樓也是這樣光景。不覺過了三個月，經水不曾見來，腹中漸覺有物，翠樓私對玉娘道：「奴與小姐是一樣病症，像是懷孕的意思。」玉娘吃了一驚道：「若依你說，這如何是好？」翠樓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亦無奈何，只細細的商量一個長遠之策罷了。」

玉娘左思右想，不得長策。又過了三個月，已是六個月胎光景。翠樓道：「我兩個如今不便見人了，不若對老夫人說，小姐要編成一部古今女史，有好一程工夫，將樓房改了關房，我兩個坐了關，用心編這部書。老姥叫她在外拿粥飯，單放巧兒在關板上傳遞東西，其餘一概杜絕往來，待分娩後，再作區處。」玉娘道：「有理。」就去對夫人說了，叫了木匠，將樓門鎖斷，兩人在內吟詩歎詠。條忽之間，到了八月十五夜，玉娘一陣腹痛，竟生下一個孩子來，卻不啼哭。翠樓曾見過這椿事，頗曉得，粗粗收拾。到了十九夜，翠樓也一陣腹痛，連忙起身坐地，也生一個孩子，亦不啼哭。玉娘幫她收拾，改些小衣，大家穿好。過了幾日，玉娘見兩個孩子，俱不啼哭，因問翠樓道：「莫非兩個俱是啞子？」翠樓道：「這也未必。或者上天憫邵郎這點骨血，不令他啼哭，萬一啼哭起來，弄出破綻，不但絕了兩個孩子性命，連我兩人也未必得生，這是上天保佑處，也未可知。」玉娘點頭，半信半疑。過了半月，兩個孩子，竟像週歲的，俱生得眉清目秀，只會笑，不會哭。玉娘、翠樓抱他當作異寶，放在一個烘籃裡，不時抱他戲弄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玉娘哥子，雖是一個憨郎，卻也曉得貪色，平時思想翠樓美貌，無處下手。這一晚走到樓上，在關門邊將手輕輕的推起，拿下半截板。這也是合當有事，翠樓這一次偶然忘記門得，被他推起來，如狗爬一般，鑽入來了。一望無人，輕輕走入房裡，直到牀前，聽翠樓在隔壁房裡與玉娘說話，憨郎就去揭開帳子，坐在牀沿上，取起那枕頭來，兩手抱著叫聲道：「我的翠樓乖乖，好個風流枕也，我若得與翠樓乖乖同眠此枕，豈不是天大的福氣。」

正要放下枕頭，忽聽得牀裡邊隱隱有鼻息之聲，嚇得那呆子渾身冷汗。大著膽定睛一看，見一個烘籃內，有小孩子兩個睡在裡面，呆子方才放下心來。自想道：「這妖怪東西，我平日戲她，她不肯，今她私偷漢子，偷生一對淫種在這裡。如今我將這賊物拿去，然後好害她，那時把柄在我，不怕她不肯了。」遂而手掇了這籃兒走出房來，無人知道。來到關門口，推起下面木板，先放出籃子去了，然後呆子縮身出來，下了樓梯。不敢回自己房裡去，恐怕妻子不容此孩子，直走到後門，一個家人陸德門首。敲他的門時，陸德不在家，他的老婆米氏聽見敲門問：「是哪個？」外面應聲：「是小主人。要一件東西寄你處。」朱氏把門開了，只見黃鉞掇一個籃子，與她說道：「千金的寶貝在此，你好好替他藏著，不許對別人說。若說了，要打你三百皮鞭。」說罷，飛跑去了。朱氏聽了這話不解其故，關了門，拿那籃子到燈前一看，卻是兩個雪白的孩子。朱氏想道：「這呆子，何處拿來？又教我替他收藏，且不說出。」只得把籃兒放在牀裡。睡了不提。

卻說黃鉞寄好娃子，以為得計，就復來樓上。才過老夫人房後，不料有一個使女在橫頭走出，見黑暗中有人走過，使叫喊「有賊。」那呆子膽小，嚇得慌了，被門檻一趺，跌倒在地。驚動了老夫人，並三四個婦女，點燈來照，見不是賊，卻是小主人跌倒在地，兩手抱頭，又不敢叫痛。老夫人見了，大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，這般時候不去房裡睡覺，卻在這裡怎的，我去與老爺說知，打你個半死。」那呆子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勉強爬起，忍了痛，走到自己房裡去了。

卻說翠樓與玉娘閒談，忽想起把乳與娃子吃，走到下房，揭帳子吃了一驚，卻不見籃兒了。移燈到牀背後及牀底下，並沒個影兒，忙走來向玉娘說道：「小姐，兩個孩子哪裡去了？」玉娘即同翠樓到下房來，掀天倒地，並沒有個影兒。玉娘嚇得呆了，解說不出，又問巧兒：「曾有甚人到樓上來麼？」巧兒老姥說：「不曾見有人上樓來。」玉娘急得沒主意，只是流淚。翠樓寬慰道：「小姐放心，萬一有些話說，我自去承認，小姐只推不知便了。」玉娘又想起文新，愈加悲傷不提。

卻說黃鉞當晚回房，睡在牀上，思想翠樓：「當頭在我手裡，不怕她不肯。若我突然而去，彼不知就裡，必叫喊起來，又要受我老娘的氣，不若明日寫一封書與她講明，然後我走去，便好抱住取樂。」算計已定，及天微明，便爬起來到書房裡磨得濃墨，蘸得筆飽，寫了一句，改了半句，寫了兩句，又改一句。磨了半錠墨，然後卻寫成道：

儂一向愛卿之至哉，甚欲一了芳情者，而不竹卿之肯也，故儂之相思病已法幾百遭。於今幸天上落來兩個妙物，在吾手裡，乃實卿之所以大笑話也，而今不怕你不肯，不然儂就要出秀起來。你便了不得，了不得。今夜黃昏要到樓上，與你一樂也，卿可寫一字來約我，要緊要謹。

寫完了，念一念，拍手笑道：「好個情書，今夜不怕她不約我去快活一遭。」將書折好，又想：「要誰人拿去方好？」忽然想到巧兒：「使她拿去，便神不知鬼不覺。」遂欣欣將書信藏在袖內，走到房中，見渾家張氏還睡在牀上。便去推開內門，偷了兩三把炒米並三四個薄餅袖好了，步出房門走到老夫人房前。恰好巧兒掇浴桶出來，黃鉞扯她到半邊去，袖裡摸出兩樣點心與她，又把那幅字交她寄與翠姐，說相公親自拿來，叫她不要與小姐看見，就要討回音。巧兒欣然領諾了，收在胸前，去倒了浴桶，走到樓下，將關門敲了兩下。翠樓在內問：「是哪個？」巧兒聽是翠樓聲音，便叫道：「翠姐，我是巧兒，有一件物要與你的。」翠樓疑是老夫人拿什麼物來，忙開了門。只見巧兒拿一方紙送來，說：「是大相公送你的，就要討回音，叫你不要對小姐說。」忽見小姐來到，巧兒縮住了口，急急走下去。翠樓關好門，和玉娘轉到房中，遂將巧兒話說了。就拆開那折紙來看，果然是黃鉞的手跡。見他文理可笑，白字連篇，字跡怪劣，又好笑，又好氣。翠樓道：「若據此字中間說，天上落下兩個妙物，顯然是兩個孩兒在他處了，不知是神鬼吸去的，還是呆子暗地裡竊去的。」玉娘對翠樓道：「必是他思想你，闖上樓來，我和你在這裡講話，無人照管，被他摸到牀上，私自將籃兒掇了去。」翠樓想了一想，跌足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我昨晚叫巧兒拿浴桶出來，因要與小姐說話，心慌忘記關了下面關板，直到尋了這孩兒，走到關邊，方才曉得，把門門還推在上邊，未曾放下。這一定是呆子偷去了。」玉娘道：「如今必設一個良策回答他，不順不逆，作個緩兵之計。」

翠樓沉思了兩刻，對玉娘道：「他如今要我回話，不若假意騙他來說話，套他這兩件物事在何處，到那時我再作計較待他何如？」玉娘道：「這個主意甚妙。」翠樓遂去到關前，叫巧兒來說：「你可悄悄回復大相公說，我已寫了。等到天明再會。」

關口來等候，我瞞著小姐出來見面，與他說話。」巧兒聽了，應聲「曉得」，就去找黃鉞，把翠樓的話一一說了。呆子大喜，到了黃昏後，便約會巧兒走到樓上來，咳嗽一聲，將手就輕輕在板上敲了一下，玉娘兩個已自曉得。翠樓近來，問：「是哪個？」黃鉞聽是翠樓聲音，即應道：「翠姐，是小生。」

翠樓便開了上半截關門，露出粉面。黃鉞見了，就魂不附體，便唱了一個大喏，笑道：「翠卿，施禮。」翠樓搖手道：「低聲，恐小姐聽見，不大穩便。我問你，日間寫的字，你是怎麼說？」黃鉞笑道：「是要與你這樣這樣。」將兩手作個勢兒與她看。翠樓紅了臉，低低應道：「你若要和我相好，須把實話對我說，我便依你。」

黃鉞道：「我的娘，你要我嘔出心肚與你看，也是肯的。」翠樓道：「你字中說天上落下來兩個妙物，是甚東西？如今現在何處？」黃鉞笑道：「妙物就是你的兩位令郎，昨夜被我悄悄拿出去，寄在陸德房裡。我思量你短事在我手裡，不怕你不肯，故大膽寫字對你說。此是實話，若一字欺你，便生碗大療瘡在口裡。」翠樓見他口供是實，遂哄他道：「好哥哥，你既不欺我，難道我好欺你？只是今夜要我伴你不能，和你作事，待明夜罷。」黃鉞就急起來，正欲說話，正聽裡面高叫：「翠樓哪裡去了？」翠樓忙應道：「來了。」便搖手叫黃鉞下樓去，閉了關門進去了。急得那呆子眼中爆出火來，只是無可奈何了，悶悶的便自歸房去了。

再說翠樓走到房裡，玉娘道：「方才之言，我已句句聽了。為今之計，怎生發付他？」翠樓道：「我有個毒計在此，管教這呆子吃虧。」玉娘道：「你有什麼好計？」翠樓道：小孩子不在這裡，正好賴他。今夜我和你就把他的字拿出來，就送到老夫人處。若明晚來時，小姐喝聲有賊，待我先約定夫人房裡幾個蠻丫頭，捉住了他，奉承他一頓老拳。」小姐笑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遂開了關門，走下樓來，到夫人房裡。玉娘兩眼流淚，將哥哥要強姦翠樓的緣由一一說了，又把這幅字呈母親觀看。老夫人看過道：「這個畜生，你老父不知造了甚孽，生下這個不肖兒子。」翠樓又哭道：「我家大相公現弄得兩個孩子，寄在陸德房裡，若翠樓不從，便要把孩子推在我名下。我想此事倘揚出去，不但翠樓受屈，連小姐的聲名也不好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呆妮子，小姐與你的名節，哪個不曉得，我自然有個曲直。」又對玉娘道：「這呆子，作這等勾當。幸喜你父親不在家裡，他若知道了，可不氣死。你今且上樓安寢，待明夜這呆子到那裡，你便叫喊起來，我隨即喚這些婦女拿住了，打他半死，出你胸中之氣。」玉娘謝了夫人，和翠樓回樓上去。

到了次日初更時候，黃鉞來到關門，把門推動。玉娘對翠樓道：「想是他來了。你去看他，他若無狀，待我叫喊起來。」翠樓走到關門口，問了來歷，知是那黃鉞，便應道：「你在外少等等時，待小姐睡了，我就來喚你。」黃鉞又等了一回，不見動靜，去推那板時，還喜不曾閉，便捱身入去。忽被椅子一絆，跌倒在樓上了。玉娘喊道：「有賊在此。」樓下老姥、巧兒報知夫人。夫人領了養媳使女，各掌棒槌，趕上關去。見關門下有人鑽出來，各舉棒槌打去。黃鉞熬不起，跌了下去，半個身子在門內，半個身子在門外，門內翠樓玉娘拿著木棍亂打，門外又被眾丫頭亂打。黃鉞大喊道：「是我！不是賊！」

眾婦女聽了，方知是小主人，才不敢打。老夫人大罵一場，倒是玉娘勸解，方才放他回去。眾人也各各回房。那呆子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，不知明日又做出甚麼事來。欲知後事，再聽下回分解。